黑十字架

张笑天

黑十字架

张 笑 天

群 众 出 版 社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黑 十 字 架

张 笑 天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　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25印张 216千字 插页2

1983年7月第1版　　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284　　定价：0.80元

印数：000001——220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入张笑天同志的五篇小说。《黑十字架》是以我公安人员破获一件黄金抢劫案为题材；《故乡明月在》写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被拐骗到香港后，受尽百般凌辱，最后被迫害致死的故事；《热土》和《渴求》揭露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爪牙迫害青少年的罪行；《在水一方》则描写了一位女工程师献身于水利事业的动人形象。

小说文笔流畅，故事曲折，人物生动，而且每篇都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。

目　录

黑十字架 …… （ 1 ）
故乡明月在 …… （116）
热土 …… （190）
渴求 …… （222）
在水一方 …… （239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黑 十 字 架

报警，黄金被劫！

春末的南国，薄暮时分，晚风无力地吹拂着雨丝。

这里是距南屏市郊区五公里的地方，路灯稀少，只偶尔地照出柏油路上的水洼。公路两侧茂密的油棕林、槿棕和英雄树联起枝叶，搭成黑黝黝的棚架，细雨打在树上，发出瘆人的声音。

从南苑县方向开来一辆日本造三菱牌工具车，两个大灯开得雪亮，以一百公里的时速向市区急驰而来。车轮把马路上的积水溅起老高，呈扇形向路旁喷洒。

除掉司机，车上坐着三个人。

一个民警，手里提着一支张开机头的手枪，坐在司机右边的位置上，盯着风挡玻璃上咝咝滑动的雨刷器。

后面座位上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年轻人，披件军用雨斗，两只脚分别踏在脚下两个白色帆布袋子上。帆布袋子一大一小，都装得鼓鼓的，口袋嘴有铅封，口袋上印有一行红字：南苑县银行。

另一个人要老成得多，眉脊骨很高，眼睛凹陷，却很有神。他头戴一顶藏青花呢鸭舌帽，穿一件风雨衣，是姜黄色

的，脚上登一双万里牌高筒雨靴，面部表情有点紧张，不断地抬起腕子看表，时而催促一下司机："再开快点！"

这个中年人脚下有一个大约两英尺见方的绿色保险箱，同样标有南苑县银行的字样。

工具车在阒无人迹的郊区公路上飞驶着。

青年人有几分担心地问："快到了吧？我真有点……"

中年人拍拍他的膝头，说："放心好了，你又不是第一次。"又向前面的民警呶呶嘴，意思是安全系数很大。

青年人咕哝了一句："可今天咱们照原计划晚了三个小时啊。"

中年人说："都怪这台该死的车，硬是打不着火。不要紧，好在市银行李行长在银行大厦等我们。"

车子骤然减速，前面是弯道。

突然，车身一震，随着两声闷哑的枪响，车大灯被打灭了，风挡玻璃发出稀哩哗啦的响声。

顿时，工具车陷在一片黑暗中。人们还没等分清发生了什么事，一排排子弹已经泼水般迎面扫来。

民警喊了句："不好，有人劫车！"随后向司机下令，"冲过去，快！"

司机低低地应了一声，驱车猛冲。

怪，车子象打摆子一般左扭右晃，不走正道，速度越来越低。

民警侧脸一看，司机前胸的血放箭般溅到七裂八破的风挡玻璃上，他那死抓住方向盘的手在痉挛……

司机终于伏到方向盘上。

民警跳过去，把司机向一旁推了推，一边回头命令两个

人："给司机包扎"，一边亲自驾车。

砰！又一颗子弹迎面飞来，民警全身向上一挺，胸口血流如注。他右手下意识地一扭方向盘，工具车猛地向右前方冲去，轰隆一声，翻到路旁陡深的草坡上，四个轱辘朝天，还在转。

在汽车倾翻的同时，从棕树林后头窜出七、八条黑影，个个手里提着凶器：有枪，也有七寸匕首和斧头。他们都穿着带雨帽的反胶面雨衣，都蒙着面。

这伙人飞快地靠近汽车，撬开扭曲变形的后车门。

两个押运员看来早有防备，他们脸上都带了撞伤，年轻人操着一根摇车手柄，中年人双手抱着千斤顶，两个人趴在翻倒的车中，准备抵抗。

后车门一撬开，中年人猛地把千斤顶掷出去，正好打在一个匪徒的肩膀上，那人"哎哟"一声，退后几步。青年押运员趁机抡起摇车柄左右开弓，打得匪徒们不敢靠前。

一个矮个子蒙面强盗拨开匪徒走过去，手起枪响，青年押运员倒在血泊中。

漆黑的雨夜中亮起了车灯，一辆外国造高级轿车从公路下面的树林里开上公路。

矮个子蒙面强盗指挥匪徒们把绿色保险箱扛到轿车后货仓里，那箱子很重，撂下去咚的一声。

矮个子从青年押运员身下拽出那两个帆布袋，用匕首一划，小的一条里豁朗朗流了满地银元，有"袁大头"，有光洋，也有鹰洋；另一条大帆布口袋里却是成捆的人民币，全是十元、五元票面的。

矮个子又一挥手，上来两个匪徒把银元袋子抬走了。

几个匪徒刚刚上来抬人民币口袋，矮个子制止了他们。他想了想，伸手拿了几捆钞票，给匪徒们一人分一捆，剩下的就扔在车中。

矮个子把警察手中的枪拿起来，揣到自己口袋中，然后叫人把青年押运员的尸体抬下车，一直抬到树丛后头，那里有一个事前掘好的土坑。

矮个子匪徒把年轻人脚上的靴子剥下来，然后点点头，匪徒们把尸体丢到土坑中，用铁锹把坑沿上的松土盖好，又把事先预备好的草皮子栽到新土上，居然不留什么痕迹。

矮个子亲自穿上死者的高筒靴，在泥水中沿着林中土路走了一段，绕上公路，又脱下靴子，回到高级轿车旁。他向几个匪徒低声说："四散走开，沿着公路走，不要留下脚印，走几公里后再离开公路。"

几个匪徒领命，分头走去。

只有一个水蛇腰的高个匪徒似乎留恋不舍地回眸望了汽车几眼。

矮个子不动声色地钻进汽车。汽车向远郊方向驰去。

少顷，水蛇腰从树后踅回来。这个蒙面强盗小心翼翼地蹭上公路，望望四下确实无人，才放心地撬开工具车的后门。他刚要伸手去捞钱袋子，猛然有人抓住他的后衣领子，把他吓了一跳，挣扎着回过身来，见是那个矮个子强盗首领，正冲他冷笑呢。

水蛇腰吓得打躬又作揖："饶命，老K，老K，饶命，我一时钻到钱眼里去了……"

矮个子一松手，把水蛇腰摔倒在路旁，恶狠狠地说："我不是老K！我是奉老K命令来的。你这个贪心的家伙！"

说罢，掏出从民警手里得来的那支五四式短枪，乒乓两枪打过去。顿时，水蛇腰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弓起虾米腰，沿着路旁的斜坡滚下去了。

矮个子走过去踢了两脚，看看确实死了，才掖起枪，不慌不忙地顺着公路走去。

在半公里外的石拱桥那里，高级轿车等着他呢。

失踪的是尸体，还是活人？

雨夜枪声惊动了郊外苗圃沉睡的工人，他们发现了被劫的现场，迅速用电话通知了南屏市公安局。

十五分钟后，公安局侦察处处长关穆带着侦察员、武装警察、法医飞驰出事地点。

关穆四十五、六岁年纪，个子不高，脸很瘦削，大沿帽子戴在他头上总显得有点滑稽，所以他平时很少穿警服。

今天，他披了一件胶面朝外的雨衣，只带了一个助手，是个刚从政法干校毕业的小青年，叫骆峰。

骆峰足能比关穆高出一头，不仅身材结实得象个运动员，脸孔也长得漂亮，如果不是公安工作的限制，他有好几次机会在拍外景的电影里当了“大群众”演员呢。骆峰为人憨厚，又机灵。他的爸爸原是这个市的公安局长，在“砸烂公检法”的年月里，被诬“里通外国”、“资敌通敌”罪下到牢狱中，活活折磨死了。作为老局长的老下级，关穆五年前把骆峰从北大荒农场接回来，亲自送到政法干校去学习，他要让骆峰承继他爸爸的职业。为了培养他，关穆一遇到重大的案子，总是带着他来。

今天这起抢劫案，是近几年来南屏市出现的最恶劣的一起。

镁光灯在暗夜中闪烁，车辙印、脚印，翻车现场，各个角度的照片在拍照。关穆指示骆峰，从车门上马上取下各种人的指纹，自己则走到一旁，询问报案苗圃工人发现的经过。

一共死掉三个人。司机、押送民警，路旁还有一个蒙面人，身分不明，很可能是抢劫犯之一。

中年押运员还活着。他的腿部中了一弹，他自己撕了一块衣摆包扎上了。

听说有人活着，关穆很高兴，这是目击者，很难得。他走过来，问道："你叫什么名字？"

中年人骂了一句："该杀的强盗！"然后才说，"我叫戚宾如，是南苑县银行黄金收贮员。"

关穆问道："就你一个人押送吗？"

戚宾如说："还有会计马会德，去年从省财贸学校毕业的。"

关穆望望几具尸体："马会德哪里去了？"

戚宾如四下望望："怪呀！他哪去了呢？枪响车翻以后，我们抵抗了一阵，受伤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"

关穆沉吟了一下，说："好吧，以后咱们再谈。"回头叫了声，"小骆！"

骆峰跑过来。

关穆说："派一个人，用吉普车把戚宾如同志马上送到市医院去。"

骆峰扶着戚宾如走向吉普车，把他交代给司机和一个民警，看着汽车开走，才又走过来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一辆面包车从市里方向开来，停到出事现场。从车上急急慌慌地跳下一个五十上下岁的人来，光着秃顶，没有披雨衣，说话结巴发抖，不知是冷的还是怕的。

他结结巴巴地问道："谁、谁是负责的……"

关穆向他走过来："你是……"

来人说："我叫李旭，市银行行长。刚刚得到你们的通知。"

骆峰问道："你一直在市行值班吗？"

李旭说："有、有值班员。我、我是特、特地留在行里准备接收南苑送来的黄金、白银的。"

关穆打开车门，扭亮手电，对李旭说："你知道县行上缴的数目吗？"

李旭点点头，说："黄金八百两，银元三千多、多块，全、全抢走了。"

骆峰指了指成捆的人民币，问道："人民币为什么不抢呢？真有点奇怪？"

李旭说："是呀，是有点怪。"

关穆问道："为什么要夜里送黄金？"

李旭说："只、只有这次是例外。本来他、他们应当下班前，也、也就是六点钟前，送、送到的，可他、他们的车坏了，耽误了几个钟点。"

关穆点点头，同骆峰走开。

骆峰说："看样子，问题就出在拖延送库时间上。"

关穆说："有道理。首先要查清，市行、县行有哪几个人知道送库的准确钟点。其次，要查清这台车事前检查过了没有，到底出了什么毛病。"

骆峰答应了一声。

关穆说："走吧，咱们去看看那个蒙面人。"

尼龙黑色面罩已经揭去，看出死者的年岁不超过二十五岁。他蓄着两撇小胡子，右下颏有一道三寸长的疤痕，不象是淋巴结核手术后的刀口，也不象自然受伤的痕迹，看上去至少缝过七针，倒象是刀伤，斗殴留下的纪念。

死者浑身溅满了泥水、污血，脖颈吊着一只金链黑十字架。关穆托到手上细看，十字架正中是一块石英电子表。这人是鸡胸，背略有点驼，穿着港衫，大喇叭裤，脚上是一双镶有红绿压条的厚底足球鞋。

法医检查着伤口，照相的灯光一闪一烁。

关穆蹲在死者身旁，久久地端详着这张似曾相识的面孔，却又始终对不起号来。是职业病造成的过敏吗？不，分明对他有过印象。是在劳改农场呢，抑或是在大北监狱？还是在公安局看守所？

关穆小声对骆峰说："这个人，可能是打开抢劫案疑团的钥匙，回去马上查档。"

骆峰点着头，正在从死者口袋里往外掏东西，一只气体打火机，是日本造；一包美国造云斯顿牌香烟，只抽了三颗，其余的都被水泡湿了。还有一些零星人民币，一捆十元票面的现钞是掖在裤带里的。

最后从他屁股后的口袋里摸出一个硬壳小本子，是香港签发的"回乡证"。打开来，左面盖有骑缝章的地方贴着死者留长发的照片，填写着他的职业：罗小蟾，香港北角木星街三八〇号，联侨企业有限公司雇员。

关穆和骆峰对视了一眼。

骆峰问："这家伙是香港的？"

关穆没有正面回答："奇怪的是，几万元现款，他们不拿，为什么单单把黄金、白银抢走呢？"

骆峰醒悟地："你是说，这和走私有关系？"

关穆说："答案嘛，也许在海关那里。他们要破获的那个代号为黑十字架的走私集团，为了从大陆搞走黄金，眼睛都红了！"

这是有道理的分析。最近，由于国内提高了黄金兑换价格，走私集团想从大陆民间直接搜刮金银首饰越来越不现实，狗急跳墙，有可能采取劫掠国库黄金的办法。可是关穆仍然不敢相信，黑十字架集团的头子们敢直接派遣匪徒潜进大陆作案。因为人生地不熟，可能性是极小的。那么，国内还有另外一个抢劫集团吗？它与海外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这个有香港身分证的人参与了这次抢劫呢？

关穆合上记事本，站起来，说："马上回局，通过我们驻港澳的关系，也可以通过香港移民局，首先查清这个叫罗小蟾的底细。"

疑团！现场留下的是一大堆疑团！

年轻的会计马会德怎么会失踪了呢？是被匪徒们绑架走了？这种可能性极小，他们要的是金子、银子，会计脑子里只有天文般的阿拉伯数字，并不能变成有用的黄金。

那么，马会德是抢劫犯的同伙？是内应？是牵线人？是提供情报的人？

骆峰首先提出了这个疑问。

关穆没有作声。两个人下了公路，在沾满雨珠的草丛中走着。

骆峰说："如果马会德真的是抢劫犯的同伙，他的失踪就不难解释了，肯定是事情败露，逃之夭夭了。"

关穆说："现在，你说的一切，都只是一种假想，没有证据。"

突然，骆峰弯下腰去。手电筒光圈里照出一行深深的高筒胶靴印迹。

他们量了尺寸，拍了照，然后顺着脚印向棕林深处走去。

骆峰说："靴子很新，四十到四十一号之间。"

绕了一程，靴子印把他们带到了公路上。

一到公路，靴子印再也分不出来了。即或有，也被雨水冲刷干净了。

随后，另一个侦察员在前面松树林湿地里发现了汽车轮胎的印迹。

关穆和骆峰跑过去。轮胎印在泥土上的花纹很清楚，可以判断车身自重很轻，轮距不大，象是轿车。可那连续"∞"形花纹却很少见，一般轮胎的花纹多是"W"形、"Y"形和浪线状。

"这是什么车呢？"骆峰问了一句。

关穆叫人拍照下来，在原地站了一会，说："走吧，回局去。"

他们就这样带着种种谜团回到市公安局去了。

国门的钥匙揣在自己兜里

海关白色大楼的平台上站着两个人，正是关穆和骆峰，

他们都换上了便装。

他们背后上方，有一行斗大的泥金大字镶嵌着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南屏海关。

从这里望过去，可以看见边界港方沿着一条河拦起来的两丈高的铁丝网，对面山上香港移民局的小白楼，楼上飘扬着米字旗。

河上有一座带着穹窿形大棚的界桥，对面是香港方面的车站。从界桥大篷下走过成批的港澳旅客，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和从香港入境的外国人。

他们走过边防检查站通道，纷纷交验“回乡证”和入境护照。香港方面的“红帽子”脚伕替他们用平板纸箱车推着行李、箱笼跟在后面。

接着便涌进海关检查大厅，免税口和完税口通道，以及候检大厅、小卖店、外币券兑换处、休息厅都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旅客。

关穆凝望着飘扬在边检站了望台上的五星红旗，感慨地说：“这里才是天下第一关啊！”

骆峰说：“记得，从前在哪本书上看过，刘少奇同志对海关有一句什么话来着。”

关穆说：“原话记不得了。大意是说，海关关员是掌管国门钥匙的人。解放了，经济命脉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，国门的钥匙揣在我们自己兜里了。”

“形象！”骆峰说，“这里没有枪炮，没有边防军，却有虎狼出入。”

他们身后的门开了，原来那是一间会议室。

有两个穿着米色海关制服的人来到阳台上，一个年老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